

清議報

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清 議 報

四
(五二——六八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議報/《清議報》報館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6(重印)
(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ISBN 7-101-00852-6

I. 清… II. 清… III. 期刊-彙編-中國-清代
IV. Z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22212 號

清 議 報

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全六冊)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07½ 印張

1991年9月第1版 2006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501-1100冊 定價:660.00元

ISBN 7-101-00852-6/K·353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六月廿一日

清議報

第五十一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五十一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論今日疆臣之責任

傷心人稿

時論譯錄

列國對中國之政策

義和團事與英俄德之關係

譯日本報

論中國局面變遷

譯日本報

英國協會會議一班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日本木村浩吉

中國近事

義和團滋事四誌

新黨首領最後外交

策

來稿雜文

歷溯榮祿陰謀

來稿

譯書附錄

社會進化論

埃及近世史

政治小說

經國美談前編

詩文辭隨錄

題宿園先生風月琴尊行看子

力山遜广

宿園先生屬題選詩圖

同

蘆湖泛舟

百忙一閒人

同

重田友介

晚泊蘆湖

心太平室主人

同

乾坤一腐儒

函根道中

重田擔雪

論今日疆臣之責任

傷心人稿

團匪肆亂。北方糜爛。東西諸報喧言南方疆吏組合聯邦以保固南方。傷心人曰。是誠疆臣之責任哉。是誠疆臣之責任哉。夫權奸賊臣之庇助團匪以仇敵外人也。其喪心病狂至愚極慎。以爲果足以斥絕外人也。然以一國而抗數邦。雖愚者亦知其不敵。況以中國之積弱。當東西之列強。奸賊中宵無點者。豈不知必不足以取勝哉。然持漢人疲滿人肥之主義。以爲他日失敗賠償者。漢人之膏血也。割棄者。漢人之土地也。奴隸者。漢人之人民也。洋人與漢人二者皆吾所痛嫉。今驅漢人與洋人而鬥之。勝則滿人蒙其福。敗則漢人受其禍。兩敗俱傷。我滿人尤爲得計。於是不惜以二帝三王列祖列宗數千年相傳之天下一擲。以快其私。於是明號大令號於天下。以排外之宗旨。聳動天下之亂民。擾亂既極。禍害必中於南方。外則召列國之瓜分。內則被團匪之滋蔓。二者皆事勢所必至。疆臣受命守土分地治民。其瞑目塞耳。以坐待國家之傾覆。耶。其歛袖拱手待外人之來而奉以地耶。其任匪黨之蔓延。俾大江以南併命而受其塗炭耶。抑有所不忍而謀所以補救之耶。積薪之厝火已然。大廈之傾壓已及。誠不知其何以待之也。且國事艱危。大局險迫。北方潰敗。惟南方奮立。則

中國尚可保全。故雖以草茅愚賤。莫不北向發憤。其豪傑有志之士。且將仗大義。捐身家。以赴國家之急。而身受國恩。手握兵柄。坐擁兼圻之疆吏。乃反局外觀望。坐視敗亡。則是今日之中國。不亡於義和團。不亡於慶端榮。剛諸奸賊。而直亡於南方數疆吏之手也。其將何以對我。皇上且將何以對我。四萬萬之國民哉。且以私計言之。戊戌以來。所以馴伏而不敢動者。固以奸賊挾朝命。以號令我。倚大力以制抑我。一動即身受其禍也。今日偽政府傾矣。奸賊諸人倉皇救死。首領且自不保。豈有餘力以及人。且諸省督撫既顯拒權。奸排外之令。擅訂保護外人之約。主義既成。反對形勢。且將衝突。既顯與權奸絕矣。即使無事。彼奸賊豈復能相容。脫令奸賊猝遣奸黨。取受兵符。其將取皇上命守之土地。南方人民之生命。付之奸賊之手。使并南方而糜爛之耶。進則爲天下所不容。退則爲奸賊所棄。辱狼狽。周章進退。失據。其將何以處之。故今日疆吏而不自肩其責任。自盡其義務。固未能有術足以自全者也。

責任奈何。則勦匪勤王其急也。夫賊臣之仇敵外人。固其頑固野蠻昏謬之見矣。然外人之凌辱未嘗及其身也。奸賊之與外人亦非不共戴天之仇也。蓋彼久蓄篡弑之謀。屢行悖逆。

之事一試再試而不得逞且恐一旦有事天下起而討賊也鄰國聞而實言也乃出此愚狂之下策聯合匪徒資爲死黨藉其勢力以爲天下討賊外人問罪吾亦足以抗禦之也於是助其權力扇其擾亂以使道路梗塞消息隔絕且使外國之兵力天下之士民咸注目於團亂而不暇他顧而彼乃居中安坐從容布置以實行其篡弑悖逆之凶謀蓋彼苟得一日竊攘大寶僭擁神器則雖遍割十八省之膏腴盡糜四億兆人之生命亦所愉快而不計其梟獍虎狼之行含識所共切齒者也今日事變急矣內亂鴟張外憂逼迫宮闈消息渺不聞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矣彊臣受皇上之厚恩爲國家之屏衛當此京畿震動雖內無篡逆之謀猶當奮身以急難況亂黨驚擾於輦轂凶豎謀逆於肘腋爲人臣子其尙能食甘於味寢安於席耶且警電紛馳謠言四出驚疆之說耳不忍聞萬一其言非虛竟至有非常之變諸彊臣處之其猶擁高官尸厚祿晏然而安之若素耶其改顏易節移他日之事皇上者以事他人耶抑聞非常之變然後倉皇舉義以討賊也然今日而不能勤王之人即他日必不能討賊之人語曰食人之祿急人之難傳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諸彊臣作天子之股肱爲天下所屬望若其手提勁旅奮起勤王聯合南方方軌並進掃蕩亂徒翦除凶黨以

至順而討至逆。夫孰得而禦之一舉手而皇上安全國家。奠定而舍此不爲。猶復徘徊觀望。是父母見劫於賊人。兵刃將加其頸。而爲子者猶安坐顧慮曰。吾將有待。則亦安用此子爲也。然或謂清君側之惡。自古固已難之矣。曰。義和團亂。民也。諸奸賊日謀篡弑。藉亂民之力以行其凶謀。賊臣也是君父之仇。而非君側之惡也。清君側之惡。猶曰嫌疑。宜避此討君父之仇也。若非自保身家。自保富貴。則又何嫌何疑。而觀望不動哉。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勦匪而救皇上爲第一義。

若夫疆臣固以守土爲職分者也。然今日之守土。與他日異。他日之守土。鞏衛其邊防。輯穆其人民而已。今日團勢方張。縱橫馳驟。如火燎原。烈燄四延。如河決隄。潰溢橫出。其亂日深。其黨日盛。積勢浸厚。將不株守於北方。外人之在北者。旣深受其毒害矣。通商之口。南方尤多。脫一旦匪黨生心。渡江南向。爆烈之勢。在在可虞。則匪踪所及。外兵亦與之相隨。是京津糜爛之局。又移而置之南方也。且風聲鶴唳。人情搖動。民心思亂。更有他虞。北方之亂。一日不平。南方之局。一日不定。故不遣兵平匪。則土不可守。皇上幽廢。失政久矣。凡諸賊臣。皆爲團匪之魁。皆與外人爲敵。外人之謂我國無政府也。故一切交涉。無所與議。彼此逕行。其

意則行事必更專橫。使其破毀京都。事勢既定。則外人之注意必非在於北方。且我國之無禮於人也甚矣。燬其使館。戕其參贊。甚且害及公使。野蠻之舉。聞所未聞。外人蓄恨之既深。必得一洩其憤也。故今日必當南北分治。與賊臣劃然爲界。使外人之怒北者不能遷之於南。定自立之規模。以與外人商議。各事固南方之形勢。使外人知我猶有國家。安其人民。保其商務。加意和睦。使外人有安我之意。而無恨我之心。及此籌之。或可免瓜分之慘。故今日不自立。睦隣則土不可守。大廈之覆。必非一木之能支。大勢之既危。必當合衆以自保。今北方雖已潰爛。南方尙安全無缺也。合大江以南。以自保。同心協力。中國猶足圖存。數省腴壤。猶未失爲東亞之雄邦也。圖存之機。惟在此時。及今不圖。他日并求此而不可得。故今日非聯合諸省。則土不可守。夫至土不可守。則守土者之職荒。而南方萬數里之膏腴。亦將與北方同其糜爛。而守土者雖欲求爲小朝廷之臣。而不可得。則噬臍之悔。何及矣。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保南方而存中國爲第二義。

行第一義上策也。行第二義中策也。舍此他圖。更無下策。則曰無策而已矣。然責疆臣以上策。則曰力有不逮。責以中策。又必旁皇而顧慮。上策無論矣。即以中策而言之。亦固其勢至

順其名。至正其功。至大者也。

何謂勢順。西人視我中國之無政府也久矣。在朝奸賊之臣。類皆與之爲仇。一切交涉之事。竟莫得主議之人。彼苦於賊臣之頑固野蠻也。我能奮然自立。而能爲彼勦匪安彼人民。保彼商務。彼遇事既得其主議。且必喜我之平易樂與我交涉。而助我中國之興起。以保東方之太平。且今日豪傑有志之士。憂國家之危。陷痛種族之淪亡。忘身捨命。捐室棄家。奔走經營。糾合義衆。扼腕發憤。蹶然興起。其志不可得而屈。其勢不可得而摧。如埃及之亞刺飛。非律賓之鴉軍。阿度其人。正自不少。雖無人爲之提唱。亦必將義旗四舉。若疆臣之首倡此義。則彼豪傑者。喜其志之得伸。知中國之有救。必將奔走相赴。効力程能。從而聯合收羅之。固可得其大用。由此觀之。因外人之想望順於外者。則如彼。從人心之大順。順於內者。又如此。加以藉萬數千里之幅員。合七八行省之勢力。以此而保南方。以存中國。猶破竹於數節。而後建瓴於高屋之上也。故曰勢順。

何謂名正。戊戌政變以來。政之不出於皇上久矣。一切發政施令。無不出於賊臣之手。遂以鬻我鐵道。賣我礦產。割我土地。失我利權。今乃至獎團匪爲義民。今乃至令督撫招團爲

兵令督撫與外爲仇。其言之非出於皇上也。雖婦人駭豎而知之矣。然賊臣皆一一託之上諭。使人不得不從此固莽卓操懿之故智。而亂賊之所以傾覆國家者也。夫疆臣奉

皇上之命而守此土。此固列祖列宗二百餘年相傳之天下。二帝三王四千餘年相傳之中國也。夫從逆賊之僞諭而亡二帝三王之中國。列祖列宗之天下與抗逆賊之僞諭而保之。其孰順孰逆。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且賊臣日行篡弑之謀。顯爲團匪之首。固天下所共謂亂逆者也。從亂逆以助匪者。曰亂黨。則拒亂逆以討匪者。必爲義師。夫疆臣之所以躊躇而卻顧者。豈不謂北京猶全。皇上猶在哉。不能救皇上之復辟。而但從託名皇上之僞諭。不求保全疆土以效實忠於皇上。寧可破碎中國以博恭順之虛名。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也。且使北京旣破。賊臣挾皇上以西走。而仍託皇上名以號令天下。而仍令督撫助團以敵外。則亦將從之乎。從固萬有不能不從。仍有不敢徘徊中立而國已亡矣。事變迫急。間不容髮。保南方以存中國。討賊匪以救皇上聖人。復起不能不許爲忠義者也。故曰名正。

何謂功大。天之不亡中國也。上之逆賊之奸凶。下之匪徒之肆亂。二者相合。窮凶極惡。而其

糜爛乃止於京津之間大江以南晏然安堵是固與中國以立中興之基假中國以竟維新之業者也天之不亡中國乃使二三彊臣適立其際適乘其機不費兵力不勞血戰而可以保存中國安息生民他日論功雖興德之俾士馬克建意之礪志尼無以過之此固千載一遇之時機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不爲興國之偉人而甘爲亡國之罪臣自計無亦太左矣天之不亡中國在上不爲在下亦必有起而成此偉業者乘此時藉此力而乃以此莫大之偉業授人哉二千餘年之古國冀此一線百千萬億之生靈在此掌握起而爲之非僅溫太真之存晉郭子儀之興唐也故曰功大

顧炎武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今中國內憂魚爛外懼瓜分此固天下興亡之時我四萬萬人皆當身任其事固無一人能免其責者也然彊臣則負責較重爲力較易語不云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亦事半功倍之時也嗚呼彼素負時望之彊臣其勿放棄責任以坐待他人之成此偉業也然我四萬萬同胞其亦勿放棄責任以坐待彊臣之成此偉業也

時論譯錄

列國對中國之政策

一 俄國

俄羅斯欲瓜分中國者也。其陰謀早爲列國所猜忌。今欲實行之。不經一場劇戰。必不可得也。然俄國對中國之輿論。尙曖昧不明。且財政紊亂。人所共知。又魏鐸氏之財政計畫未成。主張侵畧主義之孟拉肥甫氏。天奪其魄。亦既悠然長逝。賁恨九泉。然即使俄人今日取祖宗之遺訓。執侵畧之偉策。而決開戰端於東洋。未始非失計矣。又俄人不以孟氏之死與財政困難。稍抑其開戰之熱念。亦未可知。蓋俄國素非厭戰之國耳。

考俄國從來性質。有如流水之象。遇巖而屈。遇堤而避。悠悠滔滔。不急不徐。當小敵不憚破之。當大敵則暫屈伏以俟他日焉。雖然。俄固侵畧各國之國也。然其侵畧之道。不以戰爭。而常以詭術。恫喝之技。尤其所長。且其對北清之經綸。成算蓄蘊胸臆。已非一日。今俄與英與日或其他各國。急開戰端。雖非必有之事。然亦不能斷言其無也。

而將來北清暴動。一經了局。當列國開議會之時。外裝強硬之貌。內實不欲戰爭者。其俄國乎。雖云逆揣。然亦不遠矣。

二 英國

乘北清之亂。遂欲施其厲爪毒牙之國。疑之者不僅日本。即各國亦莫不然。因有此猜疑。是以分割中國之議。畢竟不能成焉。如英國首相與戶部大臣。既已宣言保全中國。著名各報輿論。皆同聲贊助。而尙以英政府對欲分割中國之國。不採強悍方策爲遺憾。如泰晤士報之論曰。事勢既至如此。吾人當決何策以應之乎。中國之利害。關係英國至重。恢復其平和秩序。英當直任之。決非可委之包藏禍心之國也。又古羅普報之論曰。保全中國。是英國所執定不二之宗旨。足以盟誓於天下者也。然因政府萎靡不振之故。中國遂徐陷於敵國之手。試思英國政府。抑欲自中國政府高揚英國之勢力者歟云云。要之英國輿論。皆主于妨分割之舉動。對異己之國。而抗之以強梁之力。勿假寸步云。若然。如俄國萬一不憚驟開戰端。則英國亦不讓之也。然而俄豈欲戰者哉。

三 法、德、美國

至於法蘭西一國。如其善惡皆欲視俄爲轉移。則不足言。若其有勢力者。於國內大伸張國民主義。使國勢不寧。或因而轉致牽制俄國侵畧舉動。亦未可知也。至日耳曼之國狀。對北清變動。甚覺沈靜。斯蓋以杜蘭斯哇事件破裂以來。與英之關係愈切。日耳曼有英國之援助。則可以制俄法之跳梁。英有日耳曼之援助。則得安然駕御南非。實二國所共利也。此際德如捨英而入於俄。轉以分割中國爲目的。非計之得者也。若美則於中國無勢力圈。唯欲使局面平和。藉以擴張商務。中國破裂。所獲者少。所失者大。其望中國之平和也。不亦宜乎。

四 列國戰鬥

觀列國之形勢。變幻武劇。戰爭之局。或萬一不能免。亦未可知。雖然、如謂列國必至於大破裂。互相殘殺。抑盲瞽之妄言也。列國欲分割中國。非經劇大戰爭。不足以奏功。驅最樂之人民。而置之最慘最酷之域。其所得固可償所失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利害攸分。不待智者可洞悉之矣。故妄開戰端者。非狂則激耳。

義和團事與英俄德之關係。

譯日本報

今中國冥頑不靈之義和團匪。妄執攘夷之策。陰與內廷昏庸強頑之大臣。互相聯結。熱心以殺外人爲事。徒冀快一時之私忿。而置宗社身家于不顧。甘心釀禍。禍已成矣。而有與此事極相近似者。如土耳其人之迫害基督教徒是也。彼政府陽則假與外人相周旋。陰則實以助成其凶焰。多方敷衍推脫。使陷于無政體背人道之惡境。而竊自鳴得意。嗚呼。其能久國于天地間哉。彼土耳其回回教徒。仇視基督教徒若出于天性者。其原因實在于惡基督教國之政府。暗縱其民人。以虐殺外人。仇視外教。然而外國之與其交涉者。豈肯輕讓其一步哉。不過徒授人以柄。藉口有辭。挾勢以行其所大欲。不至取償數十百倍而已。及後彼愚昧冥頑之二三大臣。及思亂之莠民。奮政府之不振。而思逞其愚力。以快一時之欲。以爲如是足以雪百年之憤矣。於是橫行暴殺。竟成野蠻之舉動。至此時其無知政府。且栩栩然以爲忠義。而亦欲授柄于彼以利用之。嗚呼。義和團之情形。正可借鏡而返觀也。請更就英俄德各國處置此事之真相。而備一說焉。